

823093

創作文庫

(九)

邊城

沈從文



Rw7678/11

上海生活書店發行

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月



FUDAN

JFZ0000076046G 复旦图书馆

編主華東傅

庫文作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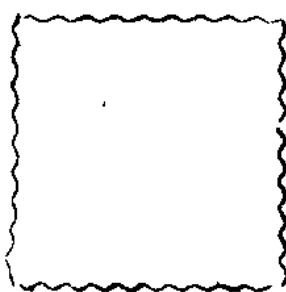
(九)

城邊

角六價實冊每裝精

費寄加酌埠外

翻
印
必
究



版
權
所
有

文從沈者著

店書活生者行發

路州福海上

所刷印活生者刷印

版初月十年三十二國民華中

題記

對於農人與兵士，懷了不可言說的溫愛，這點感情在我一切作品中，隨處皆可以看出。我從不隱諱這點感情。我生長於作品中所寫到的那類小鄉城，我的祖父，父親，以及兄弟全列身軍籍；死去的莫不皆在職務上死去，不死的也必然的將在職務上終其一生。就我所接觸的世界一面，來敘述他們的愛憎與哀樂，卽或這枝筆如何笨拙，或尙不至於離題太遠。因為他們是正直的，誠實的，生活有些方面極其偉大，有些方面又極其平凡，性情有些方面極其美麗，有些方面又極其

瑣碎，——我動手寫他們時，爲了使其更有人性，更近人情，自然便老老實實的寫下去。但因此一來，這作品或者便不免成爲一種無益之業了。

照目前風氣說來，文學理論家，批評家，及大多數讀者，對於這種作品是極容易引起不愉快的感情的。前者表示『不落伍』，告給人中國不需要這類作品，後者『太擔心落伍』，目前也不願意讀這類作品。這自然是真事。『落伍』是什麼？一個有點理性的人，也許就永遠無法明白，但多數人誰不害怕『落伍』？我有句話想說：『我這本書不是爲這種多數人而寫的』。念了三五本關於文學理論文學批評問題的洋裝書籍，或同時還念過一大堆古典與近代世界名作的人，他們

生活的經驗，却常常不許可他們在『博學』之外，還知道一點點中國事情。因此這個作品即或與某種文學理論相符合，批評家便加以各種讚美，這種批評其實仍然不免成爲作者的侮辱。他們既並不想明白這個民族真正的愛憎與哀樂，便無法說明這個作品的得失，——這本書不是爲他們而寫的。關於文藝愛好者呢，他們或是大學生，或是中學生，分布於國內人口較密的都市中，常常很誠實天真的，把一部分極可寶貴的時間，來閱讀國內新近出版的文學書籍。他們爲一些理論家，批評家，聰明出版家，以及習慣於說謊造謠的文壇消息家，同力協作造成一種習氣所控制，所支配，他們的生活，同時又實在與這個作品所提到的世界相去太遠了。——他們不需要這種作品，這本書也

就並不希望得到他們。理論家有各國出版物中的文學理論可以參證，不愁無話可說，批評家有他們欠了點兒小恩小怨的作家與作品，夠他們去毀譽一世。大多數的讀者，不問趣味如何，信仰如何，皆有作品可讀；正因為關心讀者大眾，不是便有許多人，據說為讀者大眾，永遠如蛇螺在那裏轉變嗎？這本書的出版，即或並不為領導多數的理論家與批評家所棄，被領導的多數讀者又并不完全放棄牠，但本書作者，却早已存心把這個『多數』放棄了。

我這本書只預備給一些『本身已離開了學校，或始終就無從接近學校，還認識些中國文字，置身於文學理論文學批評以及說謊造謠消息所達不到的那種職務上，在那個社會裏生活，而且極關心全個民族

在空間與時間下所有的好處與壞處』的人去看。他們真知道農村是什麼，他們必也願意從這本書上同時還知道點世界一小角隅的農村與軍人。我所寫到的世界，即或在他們全然是一個陌生的世界，然而他們的寬容，他們向一本書去求取安慰與知識的熱忱，却一定使他們能夠把這本書很從容讀下去的。我並不即此而止，還預備給他們一種對照的機會，將在另外一個作品裏，來提到二十年來的內戰，使一些首當其衝的農民，性格靈魂被大力所壓，失去了原來的樸質，勤儉，和平，正直的型範，成了一個什麼樣子的新東西；他們受橫征暴斂以及鴉片烟的毒害，變成了如何窮困與懶惰！我將把這個民族為歷史所帶走向一個不可知的命運中前進時，一些小人物在變動中的憂患，與由

於營養不足所產生的『活下去』以及『怎樣活下去』的觀念和欲望，來作樸素的敘述。我的讀者應是有理性，而這點理性便基於對中國現社會變動有所關心，認識這個民族的過去偉大處與目前墮落處，各在那裏很寂寞的從事國民民族復興大業的人。這作品或者只能給他們一點懷古的幽情，或者只能給他們一次苦笑，或者又將給他們一個噩夢，但同時說不定，也許尙能給他們一種勇氣同信心！

二十三年四月二十四日記

一

由四川過湖南去，靠東有一條官路。這官路將近湘西邊境到了一個地方名爲『茶峒』的小山城時，有一小溪，溪邊有座白色小塔，塔下住了一戶單獨的人家。這人家只一個老人，一個女孩子，一隻黃狗。

小溪流下去，繞山咀流，約三里便匯入茶峒的大河，人若過溪越小山走去，則只一里路就到了茶峒城邊。溪流如弓背，山路如弓弦，故遠近有了小小差異。小溪寬約廿丈，河床爲大片石頭作成。靜靜的水卽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，却依然清澈透明，河中游魚來去皆可以

計數。小溪既爲川湘來往孔道，限於財力不能搭橋，就安排了一隻方頭渡船，一次連人帶馬，約可以載二十位，人數多時則反復來去。渡船頭豎了一枝小小竹竿，掛着一個可以活動的鐵環，溪岸兩端水面牽了一段廢纜，有人過渡時，把鐵環掛在廢纜上，船上人則引手攀緣那橫纜，慢慢的牽船過對岸去。船將攏岸了，管理這渡船的，一面口中嚷着『慢點慢點』，自己霍的躍上了岸，拉着鐵環，於是人貨牛馬全上了岸，翻過小山不見了。渡頭爲公家所有，故過渡人不必出錢，有人心中不安，抓了一把錢擲到船板上時，管渡船的必爲一一拾起，仍然塞到那人手心裏去，儼然吵嘴時的認真神氣：『我有了口量，三斗米，七百錢，夠了！誰要這個？！』

但不成，不管如何還是有人把錢的。管船人也爲了心安起見，便把這些錢托人到茶峒去買茶葉和草烟，將茶峒出產的上等草烟，掛在自己腰帶邊，過渡的誰需要這東西皆慷慨奉贈，估計那遠路人對於身邊草烟引起了相當的注意時，便把一小束草烟扎到那人包袱上去，一面說，『不吸這個嗎，這好的，這妙的，送人也很有合式！』茶葉則在六月裏放進大缸裏去，用開水泡好，給過路人解渴。

管理這渡船的，就是住在塔下的那個老人。活了七十年，從二十歲起便守在這小溪邊，五十年來不知把船來去渡了若干人。年紀雖那麼老了，本來應當休息了，但天不許他休息，他彷彿便不能夠同這一分生活離開。他從不思索自己的職務對於本人的意義，只是靜靜的很

忠實的在那裏活下去。代替了天，使他在日頭升起時，感到生活的力量，當日頭落下時，又不至於思量與日頭同時死去的，是那個伴在他身旁的女孩子。他唯一的朋友爲一隻渡船與一隻黃狗，唯一的親人便只那個女孩子。

女孩子的母親，老船夫的獨生女，十五年前同一個茶峒軍人，很秘密的背着那忠厚爸爸發生了曖昧關係。有了小孩子後，這屯戍軍士便想約了她一同向下游逃去。但從逃走的行爲上看來，一個違悖了軍人的責任，一個却必得離開孤獨的父親。經過一番攷慮後，軍人見她無遠走勇氣，自己也不便毀去作軍人的名譽，就心想：一同去生既無法聚首，一同去死當無人可以阻攔，首先服了毒。事情業已爲作渡船

夫的父親知道，父親却不加上一個有分量的字眼兒，只作為並不聽到過這事情一樣，仍然把日子很平靜的過下去。女兒一面懷了羞慚一面却懷了憐憫，仍守在父親身邊，待到腹中小孩生下後，却到溪邊吃了許多冷水死去了。在一種奇蹟中這遺孤居然已長大成人，一轉眼間便十三歲了。爲了住處兩山多篁竹，翠色逼人而來，老船夫隨便爲這可憐的孤雛，拾取了一個近身的名字，叫作『翠翠』。

翠翠在風日裏長養着，故把皮膚變得黑黑的，觸目爲青山綠水，故眸子清明如水晶。自然既長養她且教育她，故天真活潑，處處儼然如一隻小獸物。人又那麼乖，如山頭黃麂一樣，從不想到殘忍事情，從不發愁，從不動氣。平時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對她有所注意時，便把

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，作成隨時皆可舉步逃入深山的神氣，但明白了人無機心後，就又從從容容的在水邊玩耍了。

老船夫不論晴雨，皆守在船頭，有人過渡時，便略彎着腰，兩手緣引了竹纜，把船橫渡過小溪。有時疲倦了，躺在臨溪大石上睡着了，人在隔岸招手喊過渡，翠翠不讓祖父起身，就跳下船去，很敏捷的替祖父把路人渡過溪，一切皆溜刷在行，從不誤事。有時又與祖父黃狗一同在船上，過渡時與祖父一同動手，船將近岸邊，祖父正向客人招呼：『慢點，慢點』時，那隻黃狗便口銜繩子，最前一躍而上，且儼然懂得如何方為盡職似的，把船繩緊銜着拖船攏岸。

風日清和的天氣，無人過渡，鎮日長閒，祖父同翠翠便坐在門前

大岩石上晒太陽，或把一段木頭從高處向水中拋去，嚇身邊黃狗自岩石高處躍下，把木頭銜回來。或翠翠與黃狗皆張着耳朵，聽祖父說些城中多年以前的戰爭故事。或祖父同翠翠兩人，各把小竹作成的豎笛，逗在嘴邊吹着迎親送女的曲子，過渡人來了，老船夫放下了竹管，獨自跟到船邊去，橫溪渡人，在岩上的一個，見船開動時，於是銳聲喊着：

『爺爺，爺爺，你聽我吹——你唱！』

爺爺到溪中央便很快樂的唱起來，啞啞的聲音同竹管聲，振蕩在寂靜空氣裏，溪中彷彿也熱鬧了一些。（實則歌聲的來復，反而使一切更寂靜一些了。）

有時過渡的是從川東過茶峒的小牛，是羊羣，是新娘子的花轎，翠翠必爭着作渡船夫，站在船頭，懶懶的攀引纜索，讓船緩緩的過去，牛羊花轎上岸後，翠翠必跟着走，站到小山頭，目送這些東西走去很遠了，方回轉船上，把船牽靠近家的岸邊。且獨自低低的學小羊叫着，學母牛叫着，或採一把野花縛在頭上，獨自裝扮新娘子。

茶峒山城只隔渡頭一里路，買油買鹽時，逢年過節祖父得喝一杯酒時，祖父不上城，黃狗就伴同翠翠入城裏去備辦東西。到了買雜貨的舖子裏，有大把的粉條，大缸的白糖，有炮仗，有紅蠟燭，莫不給翠翠一種很深的印象，回到祖父身邊，總把這些東西說個半天。那里河邊還有許多船，比起渡船來全大得多，有趣味得多，翠翠也不容易忘記。

二

茶峒地方憑水依山築城，近山的一面，城牆如一條長蛇，緣山爬去。臨水一面則在城外河邊留出餘地設碼頭，灣泊小小篷船，船下行時運桐油青鹽，染色的桔子。上行則運棉花，棉紗，以及布匹雜貨同海味。貫串各個碼頭有一條河街，人家房子多一半着陸，一半在水，因爲餘地有限，那些房子莫不設吊腳樓。河中漲了春水，到水進街後，河街上人家，便各用長長的梯子，一端搭在屋簷口，一端搭在城牆上，人人皆罵着嚷着，帶了包袱，鋪蓋，米缸，從梯子上進城裏